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七輯

清朝柔遠記選錄
臺灣對外關係史料
清季臺灣洋務史料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八種

清季臺灣洋務史料

期不畏艱阻，務著成效，用副便民特輯，安內撫外之深意。

福建巡撫丁日昌委報考察開鑿八斗新開煤井情形片（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）

再，臺北礦務局請以廣東候補道葉文襄會同臺灣道夏獻綸督辦，欵奉允准在案。臣東渡到嘉慶後，當親往八斗察看——即在該廠駐宿。次晨，到老寮坑觀驗洋人新開煤井。該井面闊一丈餘；九月間，已見過煤層八寸有零，質地潔白。現挖至一百二十餘尺，據洋工覆陳稱「須至二百七十五尺，方能見煤」，又謂「下層定有好煤」等語。現在盡夜輪運，併力開鑿。查閱機器、蓬廈、車路等工，向宋金行告竣，當即誇囑該道葉文襄督同委員悉心安排。茲據採務委員何恩騎、李形恩會報稱：「十二月初五日，煤井挖至一百三十一尺，又見煤層厚一尺零；起出淨煤十餘桶，沙石尚少，質亦堅。取為機器燒用，火燒比前耐久。是無徵不信」——亦既略具端倪，續久而通，自可大資利濟。洋工懸隔；工程必俟明春三月，方得大宗好煤。是目下各項工役，斷不可任其閒斷。除批仰該委員等認真經理，以期速著功效；其餘疏濶、煤油、鐵礦情形，容俟確查彙報，再行分別駁陳。

福建巡撫丁日昌委統籌臺灣全局擬開辦輪路、礦務請簡派熟悉工程大員駐臺督理摺（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）

竊維謀國貴於可大可久，議雖創而流弊無虞；籌邊期於能發能收，費雖繁而成效可睹。臺灣雖屬海外一隅，而地居險要、物產豐饒，敵之所必欲爭，亦我之所必不可棄。臣自五虎門渡海，東抵雞籠、歷後山蘇澳，復折回前山至郡；全臺形勢，約已十得七八。深惟目前情形，不在兵力之不敷，而在餉需之不足；不患番洋之不靖，而患聲氣之不通。譬如人之一身，其精神血氣本足自強，而榮衛失宜，以致筋絡不舒、手足痿痺，雖有蘆薈之劑，不能爲功；良醫相其脈絡，治以鍼砭，則沈疴立起。竊以臺事設郡置縣，無益之蘆薈也；輪路、礦務，奏功之鍼砭也。輪路宜於臺灣而不必宜於內地，礦務籌諸現在即可取效於將來。其間形勢互異、利害迥殊，有可以屈指計者。臣謹爲我皇太后、皇上縷晰陳之。

臺灣前山業已開闢無遺，後山雖平曠膏腴遠遜前山，然道里袤長亦與前山相等。當夏秋溪河盛漲時，前山南北文報往往經月不通，後山更不必論。即如日本窺伺臺南，紮營業已經旬，郡中尙未得信。近者如此，遠者可知。幸而疫重敵退，否則倭營業已深入穩紮，豈不大費經營？若非郵遞艱難，何致如此隔膜！其害一。後山之地，棄之必爲彼族所據；取之則開百里之路，必須設數營之勇分紮要隘。否則，「一生番」必乘虛狙殺，路雖開猶不開也。開千餘里之路，即須添設數十處之營，費重時長；年復一年，勢成坐困。其害二。臺灣四面環海，敵人隨地可以泊船，即隨地可以登岸。彼則輪船飄忽，朝

擾北而暮可擾南；我則跋涉艱難，速計旬而遲須計月。留營固恐餉需難繼，撤勇又恐事變忽來；處處爲敵所制，即時時爲敵所乘。其害三。安平礮臺連礮費至四十萬兩，尙非泰西新式。即使其能得力，而全臺口岸如安平者尙有數十處，若均設臺防守，爲費殆將千萬。度支如此艱難，豈能籌此鉅款！然不籌，則防無可防。其害四。臺灣民情浮動，相傳「無十年不反」之說。遠者姑不必論；即自道光十二年土匪張丙之案起、至同治三年土匪戴萬生之案止，內連道光二十二年防海一案計叛案八起，約費軍餉並攤款共銀五百三十四萬兩、又米銀五十二萬兩，民捐尙不在內。合而計之，三十年之間糜國帑與民捐且逾千萬；百姓因遭賊而家破人亡者，至今言之猶有餘痛。蓋彰化一帶，深山大澤，易於藏垢納污；往往亂機已釀，經年累月而官尙未聞知，皆由道阻信艱之故。其害五。同治十三年日本琅嶠事起，臺灣辦理海防至今計共用餉四百餘萬，淮軍月餉尙不在內。倘海上仍有波瀾，又需另起鑪竈，大費張羅。若不速興礦利，則庫儲之出入有定而臺灣之事變無窮，猶之以石塞海，石盡而海不枯。其害六。臺灣水陸額兵共十八營，每年需餉三、四十萬兩；合併則防汛金空，仍舊則訓練皆僞。自「開路撫番」以來，前後山一帶勇數添至二十餘營，每年需餉又在百萬兩外。零星散紮，分則勢孤，以禦「生番」且不足，何況外侮！是輪路不設，不惟該兵勇不能合營操演；而深入瘴鄉，即冊籍多寡亦無人爲之查考。其害七。臺灣府城逼近安平，然安平實無口岸可以泊船；故輪船到安平

，無論官員兵勇，均須坐在桶中，由竹排泛海上岸。前年颶風驟發，船政「安瀾」、「大雅」兩船皆在安平擊碎，民船之受害者更無數。鷄籠口岸雖穩，而自南至北動輒旬旬；故官兵各船明知安平之險，不能不靠泊於此。其害八。澎湖離安平一百五十里，據臺郡咽喉，有口可以泊船，凡船自閩來臺郡者，皆須路過；既靠安平起清人貨，又必須駛回澎湖避風。我兵之克鄭經、朱一貴也，皆先得澎湖而後入臺。然澎湖百物不生，實一絕地，攻者易而守者難；該處一有疏虞，則輪船行駛無路。其害九。淡水所轄七、八百里，彰化亦數百里，聲教之所不及，洋人輒開堂引誘入教；羽翼既成，一呼百應，實爲心腹之憂。臺北一帶滿山皆礦，煤、鐵出於是，硫礦、樟腦、煤油、茶葉出於是；往往洋人既知而我尙未知，洋人旣采而我尙未采。欲處處設官置吏，則無此經費。皆由地方遼闊、礦事不興，故官與地不習，官與民又不習。其害十。夫以輪路、礦務之不舉行，其害之可睹，固灼灼然有如此者。

今試以輪路、礦務之利言之：輪路計一日約行二千餘里，由臺南至臺北頃刻即達；軍情可瞬息而得，文報無淹滯之虞；利一也。後山瘴癘盛行，若有輪路則屯軍擇善地駐紮，遇有緊急方軌而馳、朝發夕至，不必使有用之兵受瘟疫之害；利二也。輪路比輪船捷至一倍，平居精練二枝勁兵駐紮南、北二路，海上有事，電報卯來，精銳辰集；隨敵所向，合兵急攻，以逸待勞、以衆乘寡；主客之勢既異，勝負之券可操。是無輪路而兵

多餉重，徵調遲延，我處處爲敵所制；有輪路而兵精餉有，赴援神速，敵且處處爲我所制矣。以視株守一隅、軍符已下累日而消息仍覺杳然者，相去豈可同年而語！利三也。內山奸民縱有煽動，而勁旅呼吸即達；朝聞萌蘖，夕壓重兵，比於迅雷不及掩耳。教民無所用其簧鼓、奸宄無所用其機智、番衆無所用其兇橫。禍亂不生，商民安堵；百貨流通，舟車輻輳；利四也。日本琅嶠一役，合沿海七省因臺事而設防，耗餉何止千餘萬。臺中若設輪路、興礦務，則敵人知我已得窺要，可無意外之虞。不惟大宗之餉可省，即常年防軍亦可酌裁；漏卮已塞，庫藏自有餘裕；利五也。輪路開，兵勇可以歸併操練；不惟營官不敢以少報多，即勤惰、壯弱亦可隨時稽核；臥薪嘗膽以求實濟，斷無練而不精之兵；利六也。輪路開，則由臺灣府城至鷄籠口不過數時可到；來往人等自可由雞籠起岸，不必再涉安平之險；利七也。自府城視澎湖，則澎湖爲咽喉；自雞籠視澎湖，則澎湖爲枝指。而且雞籠渡海，水程近三分之一，不必經由澎湖。彼族知澎湖不足以制我之命，斷不聚全力以爭之，則我亦不必聚全力以禦之；兵減餉輕；利八也。雞籠礦務已用機器舉辦，明春可以開至煤層。以成本計之，每噸約在一圓三角左右；運至香港則每噸可值五、六圓，計每噸可得餘利三、四圓。該處民礦，若用價一律由官買回自辦以斷葛籐，將山中之煤無盡，即公家之利無窮。又大水堀地方查有鐵礦，據洋工翟薩面稱：約有六分成色。然該洋工尙非鐵務專門；擬將鐵苗寄至英國傾鎔，分准成色若干？再定

辦法。蓋外國一切製造皆從鐵務生根，工匠不能鍊鋼，軍事斷無起色。又金包里礦礦前經封禁，其洞淺深不一，烟焰直衝，吐出礦末，左右窮民私煮售賣。夫外洋之礦不能禁止不入，而中國之礦轉禁使不出；非計也。今若設廠開挖，每百斤成本約在一圓左右；運至遠省，即可值銀四、五圓。若能涓滴歸公，此利誠爲不小。又牛頭山之煤油，現用人力每日僅可取數十斤；倘能改用機器開挖、澄清，亦是一宗大利。樟腦則因前任道員辦理不善，幾至開鬻；近來日漸減色，尚須另籌辦法。茶葉，數年以來釐稅蒸蒸日上；擬再籌款給本種植，其利當可與煤並駕齊驅。夫外人之所以垂涎臺灣者，以有礦利耳。礦務若自我全行舉辦，無主之物變爲有主；垂涎之根既絕，則窺伺之念自消。同時並舉，計機器、人工等費，大約不過百萬；將來收效無窮，所獲何止倍蓰：利九也。臺灣、日本、小呂宋三島皆係鼎足而立，相距不過一、二日水程。現在各島情形如同戰國，利之所在，各出全力爭之，強必併弱、衆必併寡。日本前本弱國，自設輪路、電線、開礦、練兵、製器後，今乃雄踞東方，眈眈虎視；前年窺臺南、上年逼琉球不令進貢，今又脅高麗使與通商，彼其志豈須臾忘臺灣哉！旣已斷我手足，必將犯我腹心。而且臺灣爲東南七省尾閨，上達津沽、下連閩浙；臺事果能整頓，則外人視之有若猛虎在山，不敢肆其恫喝。若再輔以中等鐵甲船二、三號，則遇各島無理肆擾，尚可由臺斷其後路，使彼有首尾不能相顧之憂。故臺強則彼有如芒刺在背，時存忌憚之心；臺弱則彼視爲奇貨。

可居，各蓄吞噬之念。輪路開、礦務興，則兵事自強而彼族之狡謀亦自息：利十也。

夫臺灣不辦輪路、礦務之害如彼，辦輪路、礦務之利如此；其得失取舍，固可不待懸揣而知。而或者慮輪路、礦務一辦，必致傷人廬墓，百姓怨嗟。不知臺中曠土甚多，輪路不致礙及田廬；開礦之處並無人居，且「風水」之說亦未深入膏肓。此可無慮者一。或又慮輪路用煤必多，將來煤盡則輪路將成廢物。不知臺北各山到處皆煤，固有用之不竭之效。況煤價愈賤，則輪路獲利益賒。此可無慮者二。又或以輪路經費繁重為慮。不知後山暫可緩開，自前山極北之鷄籠起、至極南之恒春止，計程約在千里；以一里約二千兩計之，大約經費總在二百萬兩以外，不過安平礦臺六倍之費，大約得上年臺中日本防務所用之六、七便足集事。且防務所給勇糧既出，則不能復還；輪路則租稅可收、礦務則餘力無盡，每年歸還成本之後源源挹注，於帑項實大有裨益。至輪路、礦務、電線三者，必須相輔而行；無礦務則輪路缺物轉輸而經費不繼，無電線則輪路消息尙緩而呼應不靈。查鷄籠達恒春陸路電線，尚有閩省今春議撤之線可以移用；即添補修整，為款當不甚鉅。至達省水路電線則為費較多，似可從緩再商。鷄籠、滬尾關係全臺形勝，此二處礦臺、水雷似亦宜擇要舉辦。夫輪路、礦務，曲突徙薪之費也，費少而效賒；臨事募勇，焦頭爛額之費也，費多而無濟。目前所費有限，將來所省實多。此可無慮者三。又或慮輪路僅在前山，則後山番情尙多反復。不知臺事以禦外為要，外侮既靖，擇

「生番」之尤兇者大舉剿辦，則撫局自永遠可諳。一俟後山有礦可採，再行次第舉辦路線，庶免浪費錙銖。況於南、北、中三路多開捷徑，則前後山將混而爲一；險阻日通，則獵狉日闢。此可無慮者四。又或慮輪路、礦務取法洋人，他日全局要害必爲洋人所盤踞，不知我但僱洋人爲工匠，工竣則洋人可撤；將來一面舉行即一面學習，不過二、三年，當可自爲製造。以練兵爲體，以輪路、礦務爲用；故有輪路、礦務則餉可足、兵可精，並非謂有輪路、礦務而兵可不用也。日本借泰西之款雇李泰國開輪路，至今尙無流弊；何況款由自籌！且環地球皆辦輪路、礦務，人有捷徑、有餘利可以制我，而我無捷徑、無餘利可以制人，終非勝算。夫輪路與輪船等耳，輪船可行則輪路亦可行。非常之舉，原雖爲黎民所懼；要在持議者堅定不搖耳。此可無慮者五。又或慮臺灣開闢二百年，何以從前議守議戰並無輪路、開礦之說？不知從前無外人環集覬覦，故不必處處設防；今則外人攻之之法與從前不同，則我禦之之法亦當與從前有異。譬之乘小舟於曲港，固可游駛自如；及出至大海重洋篙槳之所不能爲力者，則小舟非顛即覆矣。且兵事與礦事相爲表裏，礦不興則無財，無財則餉何由而足？礦不興則無煤、鐵，無煤、鐵則器何自而精？地與勢殊，即不能不事隨時變，理固然也。此可無慮者六。又或慮臺中旣設輪路，恐彼族欲於內地效尤。不知臺灣係屬海外，與內地情形迥然不同；況係中國自行舉辦，並非如上海由於洋人私造者可比。將來如奉密旨准行，則請辦奏中尙須聲明「臺灣

海島孤懸，廬墓無幾，不致爲輪路所傷，仍請他處不得援以爲例」等語，見諸抄報；似此辦理，則彼族亦無從藉口。此可無慮者七。

目下臺灣疫重兵疲，民窮變亟。防廣則營皆散紛，勇不練而豈能精；口多則敵易紛乘，險無定而何能扼！餉將竭而備仍虛，寇已深而謀未定。日本及小呂宋皆逼近臺疆，蓄銳養精，機深意險。若不未雨綢繆，速將輪路、電線、練兵、購器、開礦各事分投速辦，誠恐該二島猝然有變，非僅止於虛聲恫嚇而已。宋臣蘇軾有云：『言之於無事之時，則其言易於有爲而苦於不信！言之於有事之時，則其言易於見信而苦於無及』。臣每反覆斯言，輒復慨然三嘆！伏維聖慈獨斷，飭下總理衙門籌議有無經費？如何舉行？並請特簡熟悉工程大員駐臺督理，俾靖浮言而收實效；將見臺防有磐石之安，即沿海無風鶴之恐；臺民幸甚！大局幸甚！

兩江總督沈葆楨奏摺「發運司」長編關片（光緒三年正月二十四日）

再·前因長江急雨兵輪·江南製造局無可分撥·經臣先後商之·擬建巡撫丁日昌·船政大臣吳晉誠調來·應新造之百五十匹馬力「發運司」吳輪一號·於上年九月初五日駁抵金陵·日來參標丁日昌面稱：日斯巴尼亞有賣何臺灣之意·閩粵輪船不敷分布·奏請將「發運司」調回·並請再行撥借各種轎火應月；鉗片客會前來·伏乞諭賜地利宗聞·